

秋阳下的两抹暖

周末,紫金山公园的秋风轻轻拂过大地,阳光轻柔地洒落,给这片如茵的草地铺上了一层层熠熠生辉的金色绒毯。

我蹲在野餐垫旁,专注地固定着帐篷地钉。侄女妍妍轻盈地穿梭在草坪上,裙摆如微风中的花瓣,活泼的马尾辫随着她欢快的小脚步,正有节奏地“一跳一跳”的,为这秋景增添了几分灵动与俏皮。

起初,我瞥见妍妍朝灌木丛跑去时,脑海中自然浮现出她在小区里热心地将捡来的废纸箱送给保洁阿姨的场景,便下意识地认为她又去捡空瓶了,故而未过多在意,继续整理着野餐篮里的水果盒。

然而,当我不经意间再次抬头时,那抹熟悉的身影并未如我所料般走向那蓝色的垃圾桶。只见她紧紧攥着一个透明塑料瓶,急匆匆地朝着石阶方向奔去。“哒哒”的脚步声,仿佛急促的鼓点,透着一股别样的认真劲儿。

我顺着她的方向望去,石阶旁斜坐着一位老婆婆。她膝头搭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袋子,袋角已然磨出了丝丝毛边,袋口隐隐露出几个压扁的塑料瓶。此刻,她正低着头,用一块旧抹布仔细擦拭着易拉罐。阳光温柔地洒落在她花白的鬓角,好似给她披上了一层温暖的薄

纱。在这柔和的光线里,即使她的指缝间充满了污垢,也并不显得“脏”,而是充满了生活的质朴与温和。

妍妍跑到婆婆跟前,猛地刹住脚步,而后踮起脚尖,将手中的瓶子高高举到婆婆胸口位置,声音软乎乎的,还带着跑步后的微微喘气:“婆婆,这个给你,你捡瓶子好辛苦呀!”

老人听闻,有些许怔愣,手中的抹布也瞬间在半空中停住。随即,她缓缓放下易拉罐,那饱经岁月沧桑的眼角,皱纹如涟漪般挤出一团温暖的弧度。她满是慈爱地说:“哎哟,这小娃娃心真甜。你家大人呢?快回头找找,别跑远啦。”说着,她的眼神中满是焦急,赶忙向四周张望,手也下意识地朝着妍妍伸去,可又怕唐突了孩子,最终只是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背。

我清晰地看到老婆婆缓缓扶着膝盖起身,却并未离开,而是静静地守在妍妍身旁。不时朝着路口殷切张望,那神情,宛如守着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小心翼翼又满心关切。而妍妍的小眉头也紧紧地皱成了一个可爱的小疙瘩,想必她也在焦急地寻找着我。

“妍宝贝,在这里!”我赶忙挥手大声呼喊。小侄女听到我的声音,猛地回头。那一瞬,她的眼睛亮如两颗璀璨的

明星,而后毫不犹豫地撒腿朝我奔来。我连忙蹲下身子,稳稳地接住扑进我怀里的小身子。她仰着那张满是汗珠的小脸,眼神真挚而纯净:“姑姑,婆婆手好粗糙,肯定很辛苦,我把瓶子给婆婆了。”

老婆婆远远地望向我们,看到妍妍安全地到了我的怀里,原本紧绷的肩膀才如释重负地放松下来,带着笑意朝妍妍挥了挥手。随后,她背起那个鼓囊囊的、装满生活琐碎的袋子,脚步略显蹒跚,却又带着一种别样的坚定缓缓走开了。

风,再次轻柔地吹过,我轻轻抚摸着妍妍那软乎乎的头发,目光追随着老婆婆的背影,看着她渐渐融入那斑驳的树影之中。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忽然间,我觉得这紫金山的秋阳,比往日更加温暖。原来,最纯粹的善意,并非如雷霆万钧般轰轰烈烈,而是如同山涧清澈的溪流,静静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它藏在孩子高高举起的手心里,那是童真无邪的善良馈赠;它藏在陌生人那不肯离去的等待里,那是人与人之间不经意流露的关怀与守护。它们如同一束束揉碎了的阳光,轻轻地、暖暖地,贴在人心尖上,让这份温暖与感动在岁月的长河中缓缓蔓延,永不消散。

(吴雪梅)

稻子黄时

刘晓锋

秋风扑面散稻香,
一望无垠稻穗黄。
稻农挥镰收割忙,
喜望丰收展笑颜。

榕荫庆丰年

方宇亮

大榕树下金浪翻,
仙游柚香漫青山。
光伏滴灌润沃野,
绿能脉动庆丰年。

廉韵寄清辉

陈玉鹏

华诞欢歌动九州,
红旗漫卷立潮头。
公心不染私尘扰,
正气常随浩志留。
恪律堪为天下表,
守规自向世间秋。
双辉共映清波里,
廉韵化风天地流。

龙章

——贺建国76周年

赵子阳

禹甸尧疆礼乐邦,
九重宫阙立玄苍。
云横秦岭横戈势,
雪覆昆仑砺剑芒。
铁血丹心燃星火,
金瓯碧血淬龙章。
鼎革春潮催骏业,
丝路驼铃接远航。
青蝇悬镜澄寰宇,
北斗巡天织锦裳。
最是风雷惊寰宇,
龙吟寰宇正春阳。

迟来的夸奖

我的父亲生得木讷,嘴像是被粗麻绳捆住,难得漏出半句软话。在儿时的记忆里,他总弓着脊背在地里刨食,泥土裹满裤脚;或是倚着门框抽旱烟,烟雾把他的脸晕成模糊的影子。那时年幼的我攥着烫金的奖状奔回家,指尖都泛着热,但他却只是扫了一眼,目光没在纸上多留半秒,转身又去收拾院里的农具。那张被我捏得发皱的纸,像极了我心里窝着的褶皱,软塌塌的,连带着欢喜也蔫了



下去。

记得初中时,老师曾让我们给父亲写一封信。我握着笔杆,指尖都攥出了汗,纸页上却始终是一片空白。即使搜遍了记忆的每个角落,却始终想不起父亲说过的半句贴心话,更别提一句夸奖了。我用余光瞥向一旁的同桌,他的本子上写满了“父亲教我骑自行车”“父亲夸我考得好”……字里行间都冒着暖意。可我对着一张白纸,只想起他递来的热馒头、补好的书包带等那些藏在衣食温饱里的心意,却偏生找不到一句能落在纸上的话。后来勉强凑了几行“父亲注意身体”,交上去时,心里空落落的,像少了一块拼图。

年岁渐长,我离家求学、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偶尔回去,和父亲对坐在炕桌旁,还是没什么话。我给他买了新手机,教他怎么看视频、看新闻,他只点头说“好”。每年父亲节,我准时发去红包,他收了也只回两个字“收到”。我常暗自揣度,许是父亲天性如此,不擅表达;又或许,我始终没活成他满意的模样,不值得他夸一句。

前几日表妹出嫁,我们全家去赴宴。父亲和几位老友凑在一桌,几杯白酒下肚,话终于多了起来。我端着茶杯经过,忽听见他的声音拔高了些,带着几分酒意的得意:“我家丫头出息,给我买

的新手机,屏大,字清楚;每年父亲节,都给我发红包;小时候那些奖状都贴了一墙……”说着,还斜着眼扫向身边的老友,嘴角翘得老高:“你们哪,就羡慕吧,儿子哪有丫头贴心?”那几位老友故意皱眉摆手:“行了行了,耳朵都听出茧子了!”父亲却笑得更欢,眼角的皱纹挤成一团,那脖子自豪劲儿,像要从毛孔里溢出来,连鬓角的白发都亮了几分。

我猛地顿住脚步,像被什么东西撞了心口,悄悄退到廊下,竟有些想落泪的冲动。儿时那些攥着奖状等夸奖的傍晚;那些对着信纸发呆的时刻;那些暗自委屈的揣测……在这一刻,忽然有了答案。回到席间,我细细瞧着父亲:他的白发又多了些,像落了层霜。皱纹爬满了眼角,连耳朵都有些背了。可当他再说起“我丫头”三个字时,眼睛忽然亮了——那是种很特别的亮,像黑夜里突然点起的煤油灯,暖融融的,好似能将周围的昏暗都驱散。我忽然就懂了,这么多年,我以为的“父爱缺失”,从来都不是真的。它只是没说出口,像院后的那座山,沉默着,不声不响,却稳稳地护着院里的每一寸光阴。

那些迟来的夸奖,裹着岁月的温暖,落在心里,比任何时候都要滚烫,只是我终于听见时,早已褪去了儿时的稚气,长成了能与他并肩的大人……

(郑绍华)